

# 日本與韓國個人協助 （個人助理服務）暨臺灣修法建議 ——使用者觀點

周月清

## 壹、緣起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第19條指出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是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重要條件（*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6）。臺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2021）（簡稱《身權法》）及《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2012／2015）（簡稱《個照法》）指出，自2011年地方政府須依法提供個人協助服務，亦屬於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內涵之一。在周月清等人（2019）訪談障礙者及地方政府研究發現，地方政府除了對「自立生活」及「個人協助」（簡稱個助）概念不清楚外，仍擁有多項執行困境，主要困境為經費不足、缺乏穩定公務

預算，亦即，要突破現階段臺灣個人協助現況，使之得以正名、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並符合CRPD第19條，必須修法將個人協助服務納入《身權法》的條文。

個人協助服務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是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的結果。針對「個人協助」服務，目前各先進國家都是以專法或是法律條文，規定政府編列相關預算。瑞典是全球最早將個人協助法制化的國家，1994年即通過個人協助專法，距今已30年，障礙者法定權利僱用個人助理，不需付費、不需所得資產調查。經費直接撥付給使用者，由使用者自行支付給個人助理薪水。許多國家亦跟進向瑞典「個人協助」專法學習，除了北歐國家外，也包括其他歐美洲國家及日、韓。

因此，本文以日、韓為例，從障礙者觀點探討其使用個人協助（亦即個人助理

服務）的經驗，提供我國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修法的參考。

## 貳、個人協助的意涵與日、韓的發展

個人協助的發展源自於美國1960年代的自立生活運動，繼而帶來全球性的影響（Gibson et al., 2009; White et al., 2010），其中亞洲國家，包括日、韓、臺灣、中國等（Fisher & Li, 2008; Hayashi & Okuhira, 2001; Kim, 2008）。

自立生活的目的是為了挑戰專家將障礙者視為依賴者（Berg, 2005; Shakespeare, 2006），以及強調障礙者在適當足夠的協助下可以完全參與社會並管理自己的生活（Morris, 2004; Ratzka, 2015; White et al., 2010）。

因此，支持障礙者自立生活的個人協助，不同於醫療模式的服務，亦即反對由專家主導和管理，強調障礙者／使用者的自我決定功能（Brennan et al., 2016; Christensen & Pilling, 2014），因此主張個人協助的直接給付（Direct Payment）給使用者（Askheim, 2005; Christensen, 2012; Graham, 2015），促使使用者可以選擇在哪裡獲得協助、如何提供協助、提供什麼協助以及由誰提供協助等（where, when, how, and by whom assistance is provided）（Ratzka, 1996）。

個人協助除了涵括在CRPD第19條，也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社會照顧的主流（Askheim et al., 2013; Glasby & Littlechild, 2009），甚至擴及高齡者服務，以及智能障礙者的使用權力（Glasby & Littlechild, 2009; Ungerson & Yeandle, 2007）。

日韓的個人協助服務也是源自於該國之自立生活運動，如在日本其自立生活運動於1980年代末期（Hayashi & Okuhira, 2001），韓國則為2000年代早期（Kim, 2008），臺灣則為2010年代（Chou et al., 2023）。依據文獻（Hayashi & Okuhira, 2008; Yang, 2014），受亞洲文化對「障礙」的偏見影響，社會對於「自立生活」的解釋誤解為「自我依賴」（Hayashi & Okuhira, 2008; Yang, 2014）。

## 參、臺灣現階段「個人協助」出現的問題是什麼？

依據相關文獻及政府資料（周月清，2018；周月清等人，2019；Askheim, 2005; Christensen et al., 2014; European Network on Independent Living, 2016; Ratzka, 2015; Ratzka, 2017），臺灣現階段「個人協助」出現的問題摘要如下。

### 一、無母法依據

我國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或個人協助，依據為《身權法》（1980／2021）第50條

及《個照法》（2012／2015）第69、70、71條。依法，我國現階段個人協助涵括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屬於「個人照顧服務」，稱為「個人生活協助服務」。在母法（《身權法》）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涵括面廣泛，個人助理服務只是其中之一，提供此項服務之地方政府及委託單位容易混淆。

## 二、違背資源分配社會正義原則，且無公務預算的支持

我國95%障礙者住在社區，不到5%住在機構，住機構者卻分配到八百多億元的公務預算，而95%住在社區者所使用到的社區服務（如個人協助），一年的預算卻只有7,000萬，且來自不穩定的公益彩券分配款。

## 三、個人助理人力短缺

由於缺乏穩定財源，提供個人協助的個人助理低薪與低福利，導致投入人力不足。

## 四、無法滿足需求、被迫住進機構

因為沒有充足預算，我國限制個人助理使用的人數及障礙別（肢障），政府核定時數的時數無法滿足障礙者需求（最高時數一個月60-80小時、一天2-3小時）。故，我國有需密集性支持需求的障礙者無法使用個人助理，若個人負擔得起者

聘用外籍看護，負擔不起者，則被迫住進機構。

## 五、使用者無法負擔的自付額

使用者需自付額的規定，就如同要求障礙者繳交障礙稅一般，支持需求越高的障礙者，納得稅更高，此違背社會正義原則。一般而言，臺灣障礙者相較於非障礙者，就業更為困難、收入更低，且支持需求越高的障礙者，往往收入更低。然而，在障礙者收入低的情況下，支出卻更多（醫療保健、交通等支出），除了日常基本開銷，亦需額外負擔支持人力費用。

## 六、非直接給付，使用者缺乏自主性

不同於CRPD一般性建議第五號的規定以及其他國家的執行，臺灣使用者不能自己選擇誰擔任個人助理，不能自我決定提供服務的類型，服務提供的場域也都受到限制，同時還需要寫自立生活計畫書，使用者不只沒有自主性，同時也被削權（Disempowered）。

## 肆、日韓個人協助現況：使用者觀點

在2023年5月上旬到日本東京及韓國首爾各訪談日、韓十位有使用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的障礙者（受訪者基本資料見附錄1、附錄2）。

此日、韓田野訪談，先經過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IRB: YM109080F）。資料收集過程包括：在出國進行田野訪談之前，先將訪談大綱、同意書翻譯成韓文及日文；同時聯繫韓國及日本兩位研究者協助安排訪談的受訪者，於前往訪談之前就開始與協助的研究者密集互動。訪談時，聘請當地韓、日的翻譯工作者，兩位皆為臺灣在當地留學及工作的臺灣人，熟悉中文及韓、日文。20位訪談皆有錄音，之後謄寫為書面逐字稿，作為本資料分析的文本。訪談分析發現如下。

## 一、日本

### （一）自立生活中心與個人協助發展為亞洲之首

日本自立生活運動是亞洲啟蒙最早，比韓國要早，韓國又比臺灣早，如前述韓國受訪者提到其於2000年的時候曾至到日本學習。日本的自立生活中心目前共有120個，自立生活中心的總會在東京都八王子市，稱為The Human Care Center resource（HCC），是1986年日本第一家自立生活中心，為日本障礙者Shoji Nakanashi先生，當時赴美學習帶回。HCC僱用20名員工、8名障礙者，跨越不同類型的障礙，其經費支持50%來自國家、25%來自東京都、25%來自八王子市。

日本於1986年開始以公共經費提供個

人協助服務，截至今日已提供37年的服務，因此受訪者回答說他使用了30年的服務，是亞洲裡面最早開始的個人協助服務。

### （二）東京都有0.04%使用24小時的個人協助服務

在日本東京都，障礙者總人口為71萬4,000人，占東京都總人口5%（東京都2022年總人口為1,404萬2,127人）。目前有310位障礙者用24小時的個人協助服務，有三班制的個人助理提供服務，占障礙者的0.04%，占重度者15%（日本自立生活中心總會Mr. Hiroaki Furihata提供）（東京總人口近1,400萬，為臺北市的5.4倍，首爾的1.4倍）。

### （三）個人協助服務的法源多

日本的個人助理的法源和韓國不同，非來自單一專法，居家及社區的服務的法源有很多種，如有一個針對日常生活全面性支持法案，此支持法案規定好多種不同的服務，都是來協助障礙者住在社區，包括協助洗澡、協助使用交通、陪伴移動，陪伴移動意旨陪伴外出；與其說個人協助服務，更應該說是在社區生活的居家與社區支持服務。過往，東京都對於就學及就業都未開放使用服務，晚近有所改變，陪同上學成為支持服務之一。

#### （四）住機構者搬到社區，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服務

與韓國採取一樣的模式，在日本，若原先障礙者住於機構當中可申請搬到社區，轉為使用個人協助服務，在韓國訪問中即有兩位從機構搬到社區居住。以自立生活為中心，也協助身心障礙者個人協助媒合工作、同時訓練個人助理去提供服務，這點與我國所提出臺北市新活力方向一致。

#### （五）與家人同住，支持時數減少，家人不能擔任個人助理

與韓國相同，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在日本與家人同住的障礙者在使用個人協助服務時數會受到限制，同時家人或親戚皆不能轉為擔任個人助理的職務。與亞洲文化認為家庭／家人間應具有照顧責任相關，協助照顧障礙者在家庭價值中被視為理所當然。

#### （六）年金足以支付房租、水電費跟生活費，甚至可以有一些積蓄

如同韓國，日本一樣有障礙年金，障礙者可以用障礙年金來付房租、水電費跟生活費，因此障礙者會有一些積蓄，即使障礙者沒有工作仍可以藉此累積積蓄。

#### （七）不需自付額

在日本使用個人協助服務，不需要支付自付額。例如，一位受訪者使用24小時的支持服務，完全沒有自付額，他的個人助理也會提供是三班制輪班服務。

#### （八）個人助理有退休金跟保險、多數個人助理為大學生

日本的個人助理是該國最低工資的1.3倍，韓國則為1.5倍，且日本個人助理有退休金跟保險等保障措施。

在日本，個人助理有人力不足問題，很多個人助理是在學大學生。例如，本文訪談地點為日本自立生活中心的發源處，位於東京都的八王子市，安排本次訪談之自立生活中心的工作人員指出，當時自立生活中心會設立在八王子市，是因為八王子市有十幾個大學，比較容易招募該地大學生來擔任個人助理。

#### （九）使用個人協助的資格評估每三年評估一次

我國目前使用長照或是個人助理服務為每年評估一次。而日本跟韓國一樣，使用個人協助服務則為每三年評估一次。

#### （十）兩種需求評估：損傷程度一至六級＋支持需求評估一至六級

日本使用個人支持服務的評估，涵括

兩種：一種為身體的損傷，一種為需要的支持服務。身體的損傷分為一級到六級，需要的支持服務也因此區分為一級至六級（80項+30項），並且需要擁有醫生評估建議。另一種評估是基於申請者需要多少支持（一至六級）；一級需要的支持量最高，如果使用者為一至四級身障者，便可以使用PA（Personal Assistance）。評估不只看身體的損傷程度，也審查需要的支持服務。

當申請使用支持服務者不為一至四級身障者，且身份同時為大學生時，會因為上學的需要，更需要支持性服務。同時，也因為經常外出，對支持性服務的需求也隨之提高。又如，申請服務者是單獨住在社區，不與家人同住，其需要的支持程度也比較高。

個人協助的支持服務提供多寡，乃依據此兩者來做評估，不只看個人身心理的損傷，也看活動及環境的需求，此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1年對障礙的新定義，也是我國自2015年所謂的新制對障礙評估，只是我國的評估還是建立在醫療模式觀點，只強調個人的損傷程度（周月清、張恒豪，2017；Chou & Kröger, 2017），包括當今申請長照服務及個人協助服務時，使用者的活動和環境仍沒有被放入考量。

反之，日本將支持服務提供多寡的評估，分開使用兩種評估方式：一者為個人損傷程度評估，一者為活動與環境支持

需求評估，兩者合併來決定最終提供多少支持。

#### （十一）夫妻兩者都為障礙者，使用個人協助，不會受到影響

在本人是障礙者同時配偶也是障礙者的情況下，夫妻同時都可以使用個人支持服務，不會互相影響到對方用的個人支持服務。例如，在此次訪談中訪問到三位已婚障礙者，其配偶皆為障礙者，雙方能夠擁有各自的個人支持服務，不會壓縮到彼此的使用資源。

#### （十二）進入老年之障礙者不願意轉到長照保險，選擇繼續使用個人協助服務

日本長照保險自2000年開始（韓國長照保險自2008年開始），在日本只要年滿65歲理當歸屬長照保險給付對象，但受訪較為年長的障礙者表示不願意轉到長照保險。例如，一位障礙女性受訪者已經65歲，表示她不願意移轉到長照保險，而她的先生（70歲）也不願意轉去長照保險，希望繼續使用個人支持協助服務。因為協助他們的個人助理部分是大學生，相較一般人所擔任的個人助理者，大學生比較願意在夜間提供協助。大學生較有時間彈性、年紀輕，陪同過夜時半夜被叫醒，返回休息也比較容易，也覺得工作內容較輕鬆，加上大學生有住宿上的需求，因此

陪同過夜對大學生而言，一方面可以賺錢，另一方面又可尋得住宿。然而，在日本的長照保險制度下，這些大學生不符合其長照保險的要求，是為不合格的照顧工作者。因此這些進入長照資格的較高齡受訪者，如果移轉到長照保險，可能他們就找不到有人願意來陪他們過夜、提供夜間個人協助服務，成為他們不願意進入到長照保險的主因，此大前提也是因為目前日本的障礙福利制度，允許步入高齡障礙者（障礙者年滿65歲）可以選擇繼續再使用個人支持服務。

### （十三）視障者、精神障礙者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服務

此次訪談，訪問到使用個人支持服務的一位精神障礙者與一位視障者，他們用的時數都不高。例如，這位受訪之精障者每個月只使用20個小時支持服務，受訪之視障者每個月只用到13.5個小時。

受訪的一位精障者分享：使用支持服務是協助他屋內打掃，因為他下班回家很累，他沒有辦法打掃，如果個人助理沒有來協助他打掃，可能他的家就會變成很可怕。

日本受訪的該位視障者，他的個人助理協助他倒垃圾、打掃等等這些家務工作，尤其是協助完成視力看不到的地方。

此與我國精障者使用個人協助有些不同之處，依據筆者受訪中，有使用個人協

助服務的社會心理困難者需要在早上起床和上班中間由個人助理來協助她把情緒安頓（calm down）下來才有辦法去上班，個人協助服務便是陪同、傾聽他講話。另有一位受訪的社會心理困難者，他則需要個人助理陪他在家做肌力運動、陪他說話，包括教他如何發展可以被接受的社會關係。另外，臺灣的一位受訪視障者，由於與家人同住因此只使用職場的個人助理，是屬於勞政系統提供的個人協助人力。

### （十四）與家人同住者使用個人協助幫忙洗澡之外，也使用陪同外出服務

此次訪談也訪問到四位比較年輕的障礙者。這四位年輕障礙者目前皆跟家人住，他們使用個人協助的方式，與前述受訪獨居的成人或其障礙者配偶同居者不同，這些與家人同住的年輕障礙者所使用的支持服務的時數相對較少。

例如，一位受訪年輕障礙者分享，他每個月用60個小時的個人支持服務，即一天2個小時協助內容主要是幫助他洗澡、上廁所還有移動。然而，他除了用個人協助服務之外，他也用陪伴外出的服務，此不包括在60個小時的居家協助服務，一個月20個小時。然而因為COVID-19疫情發展的關係減少外出，也因此使用時數較少。

### （十五）與家人同住者使用個人協助幫忙洗澡之外，也使用並搭配日間服務

在日本，使用日間服務者也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支持服務，甚至個人支持服務可以配合日間服務。例如，一位受訪青年障礙者，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九點半到十點會有交通車接他到一個提供日間方案的中心，交通車來接送時會有一位個人助理陪同搭乘交通車，而此位個人助理也會協助障礙者洗澡和如廁。而使用這些服務障礙者家人皆不需要付費，也無須支付自付額，使用者只要付在日間中心的飲食費用，同時上述服務不需經過資產調查，屬於普及性（Universal）服務。

### （十六）多種型態的個人協助服務：陪同外出、協助居家洗澡如廁

#### 1. 案例一

一位受訪在學的女性大學學生，目前使用三種個人支持性服務。受訪時，她的母親也在一旁協助受訪。

#### （1）協助洗澡、如廁：協助洗澡必須由兩位個人助理擔任，時數加倍計算

此位受訪者居家時有個人助理協助上廁所跟洗澡，每個月使用時數為81小時，使用時間長達十年。每月81小時，亦即一天用2個小時到3個小時之間。

受訪者分享說，日本政府規定洗澡時，需由兩位個人助理來協助，同一時段有兩位個人助理時使用時數就會乘以二。換句話說，每月總時數為81小時，但在同時使用兩位個人助理的協助下，一個月時數為40個小時，等同於一天一個多小時的個人助理服務。受訪者針對此規定解釋說，因為在日本曾經發生過由一位個人助理協助洗澡而發生的意外事件，因此政府就規定洗澡時要由兩位協助者執行。如果是接受服務者為兒童，則需要家長在旁邊協助。受訪者指出安全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 （2）移動協助：陪同外出參加社交活動，時數未用完可以留用

受訪者也使用協助移動服務，亦即陪同她外出，一個月她可以用到35個小時，此項服務受訪者也已經用十年了。然而此陪同外出並不包括去學校、去醫院，而是只有陪同外出去參加社交活動，亦即，一個月支持外出參加活動35個小時，也就是一天至少有1個小時到2個小時外出從事社會活動參與。同時，要是該月陪同外出時數沒有用完可以留到下個月繼續使用。

前述案例，日本一個月35個小時陪同外出是否足夠？仍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只要是外出至少要用到3個小時，其中包括外出前、過程都是需要長時間的準備：「出門像出國」，包括



聯絡復康巴士、整裝、攜帶相關物品、交通、外出時的如廁所需時間等，如果以35個小時來計算，單次外出為3個小時，大概就是十天左右，如果以參加研討會或是假日聯誼，單次耗時至少8-10小時，一個月僅有使用三到五次的額度。

### **(3) 陪同上學的個人助理：依據修課時數及以週為單位核定、不需付費**

一位受訪大學生分享他去學校上課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服務陪同上學，此類個人協助服務在臺灣由教育單位提供，稱為學校助理。

此位在學的大學生，他在學校的個人助理一週用到50個小時，在與之前規定相比，由於上學不能用個人助理，上學皆由母親陪同，在陪同上學服務開放後，受訪者正式於一年前開始使用此服務。

一週使用多少時數是依據上學的需要，亦即以使用者修的課程和時數計算，因此是以週為單位，而非以月做計算。

例如，此位受訪者星期一用12個小時、星期二用7個小時、星期三用9個小時、星期四用9.5個小時、星期五用7個小時、星期六用5.5個小時（日本有的時候星期六還是要上學），這些時數是皆依據此位受訪者修課時數做核定。此位受訪者三種服務加起來，一個月陪同去學校至少為200小時（4週×50小時=200小時），加上居家洗澡如廁81小時，加上陪

同外出35小時，一個月至少316小時。

同時，使用者這些上學支持服務的使用，都不需付費也不需要自付額，一來這些學生沒有所得，二來也沒有進行計算使用者家中所得，與家裡財務狀況進行切割。如同前一位受訪者，即使已從大學畢業也因為其尚在找尋工作、未有正規收入，所使用的服務無須付錢。日本使用這些個人支持協助服務能與家人所得切割另計使用資格，是屬於普遍性（Universal）提供服務。

## **2. 案例二**

一位22歲年輕腦性麻痺障礙者，尚未有工作，使用四種服務。

### **(1) 居家服務：洗澡、如廁**

居服大約在晚上五點半至六點開始，協助受訪者居家時的洗澡與如廁，每天一小時。周末則因為家中事務而無法使用，洗澡便轉由父親代為協助。

### **(2) 日間服務**

白天參與日間方案，前往日間方案中心使用服務，於中心開放的任何時段受訪者皆可以去，直至中心晚上八點關門。

### **(3) 喘息服務**

受訪者也有使用喘息服務，亦即一個月中有五天四夜至一定點使用喘息服務。此處定點不屬於障礙者住宿中心，也不為旅館，介於旅館跟住宿中心之間。有著住家的溫馨設計，沒有旅館的經營模式，不會出現住宿機構式冷冰冰的服務。此定點

喘息服務中心提供相關的個人協助服務，包括洗澡、如廁，以及室內外的活動參與。受訪者入住五天四夜，讓家中父母親可以得到喘息。此喘息服務不需付錢，只有支付服務使用者的飲食所需。

#### **(4) 移動支持服務：陪同外出**

此位受訪者每個月使用35個小時的移動支持服務，陪同外出。使用這些服務，都不需由國民支付費用。

#### **(十七) 小結：值得我國學習之處**

日本的個人協助服務值得我國學習的地方包括：（1）個人協助的名稱多元，且皆有法源；（2）住機構者搬入社區，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服務支持；（3）可以同時使用多種型態的個人協助服務；（4）障礙者可以使用24小時的個人協助服務；（5）沒有收入之障礙者使用個人協助服務不需付費，家人收入不列入資格審核條件內；（6）陪同上學的個人助理：時數依據修課時數、以週為時數核定單位、不需付費；（7）五天四夜到一個定點使用喘息服務；（8）障礙者的年金足以支付房租、水電費跟生活費，可以有些積蓄；（9）使用者的兩種需求評估：「損傷程度」與「支持程度」評估一至六級，落實WHO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強調心理社會多元評估；（10）夫妻兩者

都為障礙者，各自使用個人協助不會受到影響；（11）協助洗澡由兩位個人助理擔任，時數加倍核定；（12）陪同外出參加社交活動，時數未用完可以留用下月；（13）陪同上學的個人助理的支持時數是依據使用者修課的時數及以週為單位核定、不需付費；（14）個人助理的時薪為一般勞動市場的1.3倍，有退休金跟保險。

## **二、韓國**

### **(一) 有個人協助專法**

韓國針對自立生活運動從2000年開始，一位韓國受訪者指出，他便是於2000年時到日本學習自立生活。韓國自2003年公共支出開始提供個人協助，於2011年通過專法《障礙者活動支援法》（簡稱《個人支援法》），後續於2011年1月4日頒布法律，2011年10月5日實施；2022年6月首爾市開始推動其地方法，背後法律推手歸功於韓國障礙者積極地發起相關社會運動。

### **(二) 0.1%的障礙者用24小時個人協助服務**

韓國首爾的障礙者，目前是39萬2,000人，其中有400位障礙者用24小時的個人助理的服務，占了首爾總障礙人口的0.1%（首爾的總人口約為980萬，臺北市人口的3.8倍）。

### （三）第一級到第六級可以使用個人協助

韓國障礙者支持程度共分為15級，針對個人協助的評估為每三年進行一次。在2019年之前，只有被評估等級為1級的人才擁有使用個人助理的資格，2019年之後被評估為第3級到第6級都可以使用個人協助。

### （四）自付額占總支出2-10%

依據受訪者的資料，韓國使用個人助理需支付自付額，如果障礙者沒有收入，才能免除自付額。相較我國的個人助理的自付額是占30%，韓國自付額所占比例非常低，訪問結果有使用者只需支付自付額裡面的2%。

### （五）個人協助支出，由中央、地方政府（京畿道、京畿）三個層級支付

舉例來說，如果一位障礙者一天使用14個小時，則每月使用420個小時，服務成本一個月要臺幣25萬左右，使用者自負額只付四千多元，占有支出的2%。經費資源來自三個地方，中央政府、京畿道、比京畿道要小的轄區，政府負擔大概10萬左右（約占40-50%），其他50%以上則由地方政府負擔。

在一位受訪者案例中，一個月使用160小時，分別由中央政府提供100小時、市政府提供40小時、區政府提供20小時。

使用個人協助服務的支出一共是1,000萬韓元（新臺幣25萬4,300元），須由自身支付的費用為17-18萬韓元（新臺幣4,323-4,577元）（約占整體2%）；國家負擔450萬韓元（新臺幣10萬4,794元）（41.2%），其餘由地方政府負擔（56.8%）。

中央與地方的負擔比例不一定每個案例相同。另一位受訪者一個月共使用630個小時，累計使用三年，其中勞動單位每月提供80小時（每週工作20小時，一天4小時，單位提供一週20小時的個人協助時數），亦即，社福部門一個月提供550小時（ $630-80=550$ ）；此550小時中的180小時的服務由首爾市地方政府負擔。

### （六）個人助理的時薪與訓練

個人助理的時薪為一般勞動市場的1.5倍，當個人助理一個小時臺幣350元時，市場的時薪價約為臺幣225元。由於時薪比一般市場要高，大部分個人助理是為中年女性。成為個人助理必須接受總共40個小時的專業訓練。

### （七）個人協助有兩種：社福及勞政

韓國個人助理的服務來自兩個部分：社福單位與勞動單位。與日本不同的是，日本並不會給予職場個人協助，而在韓國若是障礙者有就業，可以申請職場個人助理（如同我國的職場助理，屬於勞動體系）。職場個人助理的時數，依據在職

場工作幾個小時，便給予幾個小時的個人助理服務。

（八）個人助理可以一天工作15小時，  
仍希望有固定薪資

韓國目前身心障礙者會把社會福利提供的個人助理跟職場提供的個人助理合併為同一個職務，只聘請一位個人助理。儘管韓國的勞動時間較長，但仍有規定一天不能超過15個小時，因此很多個人助理較願意一天工作15小時，由於以時薪計算、一整天工作內容只需跑一趟，當日就有15個小時的收入。

一位受訪者分享：福利部每個月給他180個小時，勞動部150個小時，勞動部的工作一個禮拜5天，一個月20天，150個小時除以20天相當於一天給他7個小時。因此他使用個人協助的情形為：早上八點到十點是福利部的個人助理；早上十點到晚上七點是勞動部給的助理；晚上七點到九點再換回福利部的助理，這個就是他使用個人助理的一個方式。使用者盡量會將需要個人助理協助的時間相連，讓同一位個人助理去協助，如果沒有超過15個小時，便只使用一位個人助理的服務，如果超過15個小時，他們才會去用到兩位個人助理。

依據陪同障礙者來接受訪談的幾位個人助理表示，其對目前的薪資覺得可以接受，但目前是以時薪計算，他們希望未來

能轉為固定薪資，因為相較時薪，薪資制會比較穩定。

（九）跟家人住個助時數減少，家人不能  
擔任個助

如果障礙者跟家裡的人住，其使用的個人協助的時數將會減少。不同於北歐國家可以聘請家裡的人擔任個人助理（在挪威訪談到一位智障者的母親協助智障者的兒子處理帳單，母親也是此位智障者的個人助理之一），如同日本、臺灣，韓國皆不允許家裡的人擔任個人助理。

（十）障礙者工作所得不會影響政府的  
補助

政府給的津貼很多，有一位受訪者說，政府有給他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一個月是臺幣2,000元，房屋補助一個月差不多臺幣7,800元，障礙年金一個月近臺幣1萬元，生活補助差不多臺幣1,000元，相加後政府總補助大概臺幣2萬2,000元。受訪障礙者本身是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他表示生活支出會有相對吃緊，但有工作所得跟補助不會相衝突，這是韓國比較特別的地方。其他受訪障礙者有同樣的狀況，在補助加上工作所得後更有受訪障礙者說他每個月可藉此累積儲蓄，積蓄達到二萬多元。

### （十一）社會住宅的房租不到市場租金的5%

相較臺灣目前社會住宅的租金，韓國社會住宅的租金非常便宜，我國社會住宅月租費為一萬多，是多數身心障礙者無法負擔的。在訪談過程中一位障礙者提到，他目前居住的房租一個月9,000元，居住環境不甚理想，也不能開火，向其詢問是否搬到社會住宅？該受訪者答到，目前社會住宅一個月的租金要一萬多，是其薪水的一半，負擔頗大。

以一位住在社會住宅受訪的韓國障礙者為例，所居住的公寓是由政府出租，租金便宜，月租費為521元，相比一般市場價格便宜許多。受訪者補充，市場租金當時約為臺幣1萬1,000元到1萬2,000元，可是他只要付521元，占市場價錢的4.3%。

### （十二）假日使用服務1小時以1.5小時計算

目前我國於周日使用居家服務的自付額較高，假日及晚上居服的單項服務比較貴，當單項比較貴時，障礙者的自付額便會增加。

在韓國，假日使用服務1小時就算1.5小時，假設一個月核給障礙者630小時，障礙者在假日使用個人助理1小時等於平日的1.5小時，付給個人助理的薪資也為

1.5小時。一個月630小時，不盡然表示障礙者實際使用達630小時，且假日服務由政府來買單，對個人助理而言計價合理且不會影響到使用者支付意願，是為值得我國學習的地方。

### （十三）小結：值得我國學習之處

韓國的個人協助值得學習的地方包括：（1）個人協助有專法保障；（2）住機構者搬到社區可以使用個人協助服務；（3）個人協助包括就業職場的個人助理，社服的個助和職場的個助可以為同一位個人助理；（4）個人助理在假日提供服務一小時以1.5小時計算薪資；（5）個人助理的時薪為一般勞動市場的1.5倍；（6）社會住宅只占市場的租金不到5%；（7）工作所得不會影響政府的補助；（8）個人協助的經費來源來自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支付；（9）障礙者可以使用24小時的個人協助；（10）障礙者使用個人協助的自付額占總支出2%以下。

## 伍、結語

### 一、討論

相較西方先進國家（如北歐國家），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當前的個人協助非直接給付（Direct Payment）（周月清，2018），同時家人（父母、手足、親戚）不能擔任個人助理，若為與家人同住者，

使用個人協助的時數會進一步刪減，這也回應亞洲國家的社會福利是以家庭主義為福利模型來建立——家人間需擔負責任提供照顧（Abrahamson, 2017）。

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韓國使用個人協助服務的自付額低，我國的使用者若非來自低收入家庭，其自付額為30%。另一部分，針對沒有收入的障礙者，在日本是不需付費，並且與家庭收入切割另行評估資格。我國目前使用個人協助服務無論有無工作皆須支付自付額，同時並以家戶總收入計算來評估申請者資格。此為值得我國學習之處。

另，日本的障礙年金比我國高，因此其障礙者可以年金支付房租、水電費和生活費，甚至進行儲蓄。

然而，日本受訪者仍對其個人支持協助服務表示不甚滿意，有受訪者只打了60分（滿分100分），另一位受訪者甚至只打20分，他指出：日本自立生活問題在於，除了在工作場所不能使用外（某些地方政府學校也不能使用，一直到晚近某些地方政府才有學校個人協助服務，如同前述的受訪大學生案例），社會教育的支持還不夠，以及還是有很多障礙者和老年人住在機構裡，而住在機構裡的障礙者及老年人們的生活品質仍然處於被忽視的狀態。於此同時，日本在職場中不能使用個人協助服務，不同於韓國。韓國受訪者表示其工作多少小時，就有多少小時的個人

協助服務，可以說是十分慷慨，也表示支持障礙者就業的對應措施非常到位。我國目前也有職場助理，每月最高補助30小時（一個月工作20天，一天為1-2小時），每年以不超過360小時為原則（一年有250個工作日）。相較韓國，我國職場助理不只有嚴格的最高時數限制，同時一天只能使用1-2個小時。

韓國和日本都是每三年會在家做一次評估，我國的障礙者若使用長照居服，則須接受長照評估；若使用個人協助，則接受地方政府障礙科的評估，每年評估一次。

在評估分級上，日本的評估分兩種，共6級，韓國則只有一種，共15級。我國長照由輕至重共分為1到8級，第1級沒有給付額度，第2到8級則是按等級給付不同的額度，當失能程度愈嚴重，即級數愈高，政府提供的補助金額愈多。再按照身分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一般戶」，而有不同的部分負擔比例。長照的需求評估只看「失能」（Disability）與損傷，不會進一步評估申請者的活動狀況和生活環境。障礙評估則分為4級（輕、中、重、極重），我國雖然美其名使用WHO的ICF新制評估工具，但在審查提供服務多寡時，活動和環境是否確實被納入考量範圍內，目前仍遭受質疑（周月清、張恒豪，2017；Chou & Kröger, 2017）。

韓國和日本住在機構的障礙者都擁有選擇搬出機構、住到社區的權力，而個人協助服務便會立即到位，承接障礙者的生活協助，此點為我國目前非常需要學習之處。

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32,470美元，日本39,583美元（我國1.22倍），韓國34,940美元（我國1.08倍）；我國2022年人均GDP為32,811美元，日本33,911美元（我國1.03倍），韓國32,237美元（我國的0.98倍）。由上述可見，2022年臺灣人均GDP超越南韓的3萬2,237美元，倘若我們不與GDP為我國1.22-1.03倍的日本相比，僅與韓國相比，我國在個人協助服務的政策實施也遠低於南韓，其中包括：我們沒有個人協助專法；我們沒有任何一位障礙者可以使用24小時服務；我們使用個人協助服務的自付額占的比例太高；不支持住在機構者搬到社區，源於個人協助服務無法立即到位；職場個人協助服務時數核算太嚴苛；社會住宅租金太昂貴；個人助理的薪資、福利不到位等。

## 二、修法建議

依據前述的分析及討論，以及回應CRPD第五號一般性建議，針對個人協助的修法，本文提出以下之修法建議：

- （一）制定個人協助專法或專章；
- （二）障礙者可以使用24小時的個人協助；

- （三）住機構者搬到社區，可以立即使用個人協助服務；
- （四）降低使用個人協助的自付額度，障礙者使用個人協助的自付額占總支出2%以下；
- （五）以直接給付給使用者的方式執行；
- （六）依據使用者的需求，不限障礙類別；
- （七）個人協助服務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支持，也包括社會角色（學生、有酬工作者、母職、家庭照顧者）的實踐及社會參與。

具體建議，請詳見附錄3〈民間版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加「個人協助」專章〉。

※致謝：由衷感謝20位接受訪談的日本與韓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人的信任和慷慨分享寶貴的經驗知識；同時，也非常感謝韓國學者Dr. Sangeun Cho（Assistant Professor, Han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及Mr. Heo Shin-Hang，日本學者Dr. Toshi Uwano（Research Fellow,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與日本東京都八王子市的自立生活中心Mr. Hiroaki Furihata協助邀請十位韓、日受訪者及安排訪談場域；也感謝林君潔（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介紹日本Mr. Hiroaki Furihata及其自立生活中心。期許本文對倡議

臺灣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入法有所貢獻。 （本文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關鍵詞：**個人協助、個人助理、自立生活、身心障礙

## 參考文獻

-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2012／2015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187>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1980／2021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046>
- 周月清（2018）。〈個人助理服務：障礙者自立生活與身權公約實踐〉。《社區發展季刊》，164，50-66。
- 周月清、張恒豪（2017）。〈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與需求評估（ICF）執行之探討：身心障礙服務使用者觀點〉。《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2，1-34。
- 周月清、陳伯偉、張家寧（2019）。〈「個人助理是居服的補充包」？地方政府執行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個助服務的迷思與困境〉。《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5（2），1-56。[https://doi.org/10.6265/TJSW.201912\\_15\(2\).01](https://doi.org/10.6265/TJSW.201912_15(2).01)
- Abrahamson, P. (2017). 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 Obsolete ideal-type or diversified reali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0(1), 90-103. <https://doi.org/10.1080/17516234.2016.1258524>
- Askheim, O. P. (2005). Personal assistance - Direct payments or alternative public service. Does it mat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user control? *Disability & Society*, 20(3), 247-260.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500060562>
- Askheim, O. P., Andersen, J., Guldvik, I., & Johansen, V. (2013). Personal assistance: What happens to the arrangement when the number of users increases and new user groups are included? *Disability & Society*, 28(3), 353-366.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2.710013>
- Berg, S. (2005). Personal assistance reforms in Sweden: Breaking the assumption of dependency. In C. Barnes & G. Mercer (Eds.),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Europe and majority world* (pp. 32-48). The Disability Press.
- Brennan, C., Traustadóttir, R., Rice, J., & Anderberg, P. (2016). Negotiating independence, choice and autonomy: Experiences of parents who coordinate personal assistance on behalf of their adult son or daughter. *Disability & Society*, 31(5), 604-621.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6.1188768>



- Chou, Y. C., & Kröger, T. (2017).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in Taiwan: Victory of the medical model. *Disability & Society*, 32(7), 1043-1064.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7.1331836>
- Chou, Y. C., Chen, B. W., & Kröger, T. (2023). Lost in translation: Implementing personal assistance 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Disability & Society*, 38(4), 587-609.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21.1930517>
- Christensen, K. (2012). Towards sustainable hybrid relationships in cash-for-care systems. *Disability & Society*, 27(3), 399-412.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2.654990>
- Christensen, K., & Pilling, D. (2014). Policies of personalisation in Norway and England: On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ontex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3(3), 479-496. <https://doi.org/10.1017/S0047279414000257>
- Christensen, K., Guldvik, I., & Larsson, M. (2014). Active social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disabled peoples' rights to personal assista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16(sup1), 19-33. <https://doi.org/10.1080/15017419.2013.820665>
- European Network on Independent Living. (2016). *ENIL submission for the 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righ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be included in the community*.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CRPD/DGD/2016/EuropeanNetworkIndependentLiving.doc>
- Fisher, K. & Li, J. (2008). Chinese disability independent living policy. *Disability & Society*, 23(2), 171-185.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701841216>
- Gibson, B. E., Brooks, D., DeMatteo, D., & King, A. (2009). Consumer-directed personal assistance and 'care': Perspectives of workers and ventilator users.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4(3), 317-330.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902789487>
- Glasby, J., & Littlechild, R. (2009). *Direct payments and personal budgets: Putting personalisation into practice*. Policy Press.
- Graham, K. (2015). Cash payments in context: (Self-)regulation in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of assistance. *Disability & Society*, 30(4), 597-613.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5.1037951>
- Hayashi, R., & Okuhira, M. (2001).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in Jap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sability and Society*, 16(6), 855-869.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120083994>
- Hayashi, R., & Okuhira, M. (2008). The 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 in Asia: Solidarity from Japan. *Disability & Society*, 23(5), 417-429.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802176991>
- Kim, K. M. (2008).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center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in Korea. *Disability & Society*, 23(1), 67-76.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701725682>
- Morris, J. (2004). Independent living and community care: A disempowering framework. *Disability &*

- Society*, 19(5), 427-442.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042000235280>
- Ratzka, A. (1996). *Introduction to direct payments for personal assistance*.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4/directpay.html>
- Ratzka, A. (2015).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direct payments and personal assistance cooperatives*.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7/direct-payments-personal-assistance-cooperatives.html>
- Ratzka, A. (2017, November 4). *What is personal assistance, how can it influence our lives?* [Oral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ependent living and personal assistance: Self-determination and user control, Taipei, Taiwan.
- Shakespeare, T. (2006). *Disability rights and wrongs* (1st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640098>
- Ungerson, C., & Yeandle, S. (Eds.). (2007). *Cash for care in 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Palgrave Macmillan.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ecember 13, 2006, <https://social.desa.un.org/issues/disability/crpd/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crpd>
- White, G. W., Simpson, J. L., Gonda, C., Ravesloot, C., & Coble, Z. (2010). Moving from independence to interdependence: A conceptual mode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center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onsumers.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0(4), 233-240. <https://doi.org/10.1177/1044207309350561>
- Yang, C. (2014). Being independent from whom? Analysing two interpretations in the paradigm of 'independent living'. *Disability & Society*, 29(5), 671-684.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3.844098>

## 附錄1 日本使用個人協助（個人助理）（PA）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年齡（歲）	性別	城市	障別／障礙程度	工作	個人助理使用情形
1	37	男	八王子	腦性麻痺；使用輪椅；第一級	自由業者（演講者）	24小時（三班輪替8:00-17:00；17:00-23:00；23:00-8:00）
2	48	女	八王子	35歲時肌肉萎縮；使用輪椅；第一級（一到七級）	全職（輔導員）	月用350-400小時；週間：17:00-10:00，週末：24小時
3	64	女	八王子	脊髓炎造成；從17歲；輪椅使用者；第一級	兼職（一個月64小時，一週兩天）	350-406小時；用20年；8:00-11:00；8:00-17:00；21:00-8:00
4	50	男	八王子	精神障礙；第二級；支持：第三級（一到六級）	全職（ILC）同儕輔導／（一週45小時）	一個月18小時（一次2小時），一週二次；清潔及家務
5	59	女	八王子	視覺損傷；第一級；支持：第四級	一週36小時；同儕輔導／自立生活計畫；文字轉點字	兩種：家中協助—一次1.5小時，一週3小時，一個月13.5小時（常態）；外出—一個月40小時（非常態）；使用PA30年
6	58	男	八王子	腦性麻痺；輪椅使用者；第一級；支持：第六級	開PA與使用者媒合的公司	PA：一天11小時（日間6小時、夜間5小時），一個月400小時；一天兩位PA輪班；共有十位PA替換
7	27	男	東京都板橋區	腦性麻痺；第一級；支持：第六級	沒有工作	月用60小時：如廁、洗澡、移動、外出；8:45-9:30；16:00-17:00（週一～週五9:30-16:00）

受訪者	年齡（歲）	性別	城市	障別／障礙程度	工作	個人助理使用情形
8	20	女	東京都 澀谷	腦性麻痺；第一級；支持：第六級	沒有工作	三種PA：（1）陪同外出（移動資源）：一個月35小時（使用10年）；（2）家中協助：一個月81小時（使用10年）；（3）學校的PA：一週50小時（使用1年）
9	22	男	東京都 江戶川區	腦性麻痺；輪椅使用者；第一級；支持：第五級	正在找工作	1. 家中協助：一天1小時（兩個照顧者＝2小時），如廁、洗澡；限制50小時（17:30-18:00來） 2. 日間計畫：任何時候都可以去使用，20:00關閉 3. 喘息服務：一個月可以使用五天四夜 4. 陪同外出：一個月35小時；不須付費，僅須負擔餐費
10	22	女	東京	腦性麻痺；輪椅使用者；第一級	無	三種服務（小學到高中）：（1）日間服務；（2）短托（過夜）；（3）移動支援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附錄2 韓國使用個人協助（個人助理）（PA）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年齡（歲）	性別	城市	教育程度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工作	使用PA多久／ 小時
1	65	男	首爾	高中	肢體障礙（使用輪椅）；第一級（極重度）	障礙者學校校長	使用420小時；一天14小時，9:00-23:00
2	38	女	首爾	大學肄	腦性麻痺（使用輪椅）；重度	工作（自立生活中心）	一天4小時（工作4小時）
3	55	女	首爾	小學	腦性麻痺（使用輪椅）；第一級	夜學會會長	一個月630小時（80小時從勞動局）7:00-18:00；18:00-00:00
4	61	女	首爾	線上大學	小兒麻痺（使用輪椅）；第一級	一天工作4小時；社會福利指導員	620小時：城市（200小時）+國家（420小時），80小時從勞動局
5	30	男	京畿道	二專	輪椅使用者（內循環問題）；第一級	全職-12小時	一個月160小時，一天4小時，彈性使用
6	29	男	首爾	大學	腦性麻痺（腦病變，重度）	全職（輔導）10:00-19:00	180小時福利+150小時從勞動局=330小時，8:00-21:00
7	55	男	首爾	國中	脊椎損傷；第一級	一天工作4小時	800小時用六年；現日用24小時（兩位個助）

受訪者	年齡（歲）	性別	城市	教育程度	障礙類別／ 障礙程度	工作	使用PA多久／ 小時
8	23	男	首爾	二專	智障；第一級	公共機關工作	一天用5-6小時
9	44	男	首爾	大學	腦性麻痺；第一級	全職（自立生活中心）	月用190小時
10	39	女	首爾	大學夜校	智能障礙；第一級	非典型就業	日用24小時，有兩位個助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附錄3 民間版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增加「個人協助」專章修正條文、現行條文及說明對照表（2023年民間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章之一 個人協助		<p>一、本章新增</p> <p>二、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下簡稱《身權公約》）第19條「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第五號一般性意見（以下簡稱第五號意見）：《身權公約》第19條，個人協助（Personal assistance, 在我國稱個人助理服務）是障礙者自立生活與社區融入重要條件</p> <p>三、現階段出現問題：一者為對概念錯誤解釋及誤用，乃源自《身權法》與《個照法》法條不清楚甚至與《身權公約》的精神抵觸</p> <p>四、2017年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會針對第19條結論報告指出，我國當前提供障礙者的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不符合第五號意見</p> <p>五、第二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的結論性建議：擴大提供個人助理，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控制</p> <p>六、個人協助是各先進國家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重要里程碑。先進國家皆已將個人協助以專法或納入其《身權法》條文</p>
第五十條之二	第五十條	一、本條新增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	二、將原來自立生活支持服務，修改為同儕支持服務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p>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p> <p>一、居家照顧 二、生活重建 三、心理重建 四、社區居住 五、婚姻及生育輔導 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七、家庭托顧 八、課後照顧 九、同儕支持服務 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p> <p>第五十條之三</p> <p>為使身心障礙者平等融入社會，確保個人自主和自立，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協助服務，所需預算應優先編列。前項個人協助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p>	<p>下列服務，提供身心障礙者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p> <p>一、居家照顧 二、生活重建 三、心理重建 四、社區居住 五、婚姻及生育輔導 六、日間及住宿式照顧 七、家庭托顧 八、課後照顧 九、個人支持支持服務 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p>	<p>三、現有問題：現階段「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概念被誤解，一者為對概念錯誤解釋及誤用，乃源自《身權法》與《個照法》法條不清楚甚至與《身權公約》的精神抵觸</p> <p>四、2017年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會針對第19條結論報告指出，我國當前提供障礙者的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不符合第五號意見</p> <p>一、本條新增</p> <p>二、現階段缺乏固定公務預算，目前財源為公益彩券盈餘，一年7,000萬，20個地方政府，分配到100-200萬，一名障礙者一年只分配到35元，缺乏穩定財源，核定時數無法滿足需求、限制使用人數及障別（肢障）、個人助理低薪與低福利導致人力不足等問題。另，現階段使用的最高時數一個月60小時（一天2小時），需密集支持的障礙者無法使用，負擔得起者聘用外籍看護，負擔不起者被迫（非自行選擇）住進全日型住宿機構</p> <p>三、依據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的結論性建議：個人協助（個人助理）需納入公務預算、確保該經費的透明性、穩定性以及可預期性，爰增訂本條</p>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p>第五十條之四</p> <p>身心障礙者無分性別、年齡、障礙類別或族群，有權使用個人協助服務。各級主管機關不得因身心障礙者自行聘用看護；或其使用居家、日間或住宿式照顧服務，逕為駁回、停止、撤銷或廢止其個人協助之服務</p>		<p>一、本條新增</p> <p>二、現階段出現問題，多數使用者為肢體障礙者，然心理社會困難者也有個人協助服務需求，尤其是在職場上；感官障礙者亦同，包括協助親職角色。聘用外籍看護者，不應該被排除在外</p> <p>三、依據《身權公約》第五號意見有六項述及「個人協助」：個人協助應當提供給所有障礙者，包括智能和心理社會適應困難者，爰增訂本條</p>
<p>第五十條之五</p> <p>個人協助，得以下列各款方式為之，以符合身心障礙之日常生活實際需求：</p> <p>一、同儕支持</p> <p>二、培力和倡議</p> <p>三、降低危機和規劃</p> <p>四、非醫療模式之新策略提供協助</p> <p>前項所稱身心障礙者之日常生活實際需求，應包括支持身心障礙者做決定、參與倡議活動，以支持建立生活上社會網路及與社區連結為提升身心障礙者自主性與個人經驗者，得以下列各款規定之服務內容提供個人協助：</p> <p>一、居家生活：個人衛生（洗澡、沐浴）、如廁、用藥、飲食、備餐、穿衣、移動協助、家事清潔、報讀、引</p>		<p>一、本條新增</p> <p>二、現階段出現問題，第五號意見：個人協助含括個人衛生、飲食、穿衣、移動和與他人溝通上之個別化支持</p> <p>三、參考芬蘭個人協助的法案，指需要他人協助的障礙者有法定權利接受個人協助：</p> <p>（一）日常活動</p> <p>（二）工作或接受教育</p> <p>（三）與人互動、休閒活動或社會參與</p>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導、電腦操作、陪伴或其他個別需求		
二、外出支持：購物、就醫、社會活動參與、休閒、旅行或餐與其他社會方式		
三、社會角色支持：親職家庭角色執行		
四、接受教育及工作與職場協助		
五、與他人溝通、交流之個別化支持		
六、其他促使障礙者自主生活所需之服務		
前項個人協助之服務內容，應由身心障礙者本人參與決定之		
第五十條之六		一、本條新增
身心障礙者使用個人協助服務之自付額，不得超過服務費用之百分之十，其每月自付總額，不得超過身心障礙者當月總所得之百分之十。但身心障礙者無每月所得者，其使用個人協助服務，毋需付費		二、依據2017年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會針對第19條結論報告指出：使用個人協助者不需負擔自付額
個人協助服務時數之核定，應綜合考量身心障礙者之生理及心理需求、社會角色及其活動參與		三、參考日本個人協助服務，提供24小時全天候支持服務以及同一時段可以有兩位個人助理提供支持，爰增訂本條
前項時數之核定，應由身心障礙者或其決策支持者、服務提供者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共同決定之		四、瑞典高福利、高稅額國家，1994年即開始個人協助，至今約30年，2019年共花72億於個人協助。瑞典使用者平均每人一年使用50萬元，使用者占障礙者1%，臺灣50萬*120萬*1%=60億，且臺灣稅額僅為瑞典六成、GDP僅為瑞典一半，等於僅花費30億~36億；若擴大估算全部社服移工（含
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自主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p>與自立，主管機關得依第二項身心障礙者需求訂定每月最低使用時數。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自主生活之需求，各級主管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訂定個人協助使用時數之上限，身心障礙者並得主張下列各款之服務方式：</p> <p>(一) 24小時輪替排班之全天候支持服務</p> <p>(二) 同一時段可由二位個人助理提供支持性服務</p>		<p>看護工、家庭幫傭) 均轉為個人協助，又國家必須全額負擔，則25萬社服移工乘以平均薪資2萬為50億，合計個人協助需80~86億。相較少子女化預算首年編列300億，2023年將突破千億及300億擴大租金補貼等方案，國家並非沒有財源支出，顯為資源配置分配問題</p>
<p>第五十條之七</p> <p>經核定使用個人協助服務之費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直接匯入身心障礙者名下銀行或郵局開立之個人專戶。前項個人專戶，僅得收、支付個人協助費用。前條使用時數之經費，應於時數核定後匯入第一項個人專戶</p>		<p>一、本條新增</p> <p>二、依據我國2017年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會針對第19條結論報告：個人協助(個人助理)需納入公務預算、確保該經費的透明性、穩定性以及可預期性，促使個人協助可以依據個人需求評量直接給付；使用個人協助者不需負擔自付額</p>
<p>第五十條之八</p> <p>身心障礙者得經身心障礙者團體、住居所在地轄區公私立單位或個人網絡招募提供個人協助服務之個人助理，其服務契約得由身心障礙者逕與個人助理約定之。個人助理之培訓，得視身心障礙者之個人需求，由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之家屬或身心障礙團體執行，其培訓之相關費用，得向直轄</p>		<p>一、本條新增</p> <p>二、2017年第一次《身權公約》國際審查，審查委員會針對第19條結論報告指出：使用個人協助者不需負擔自付額；服務是為個人(障礙者)量身裁製；使用者得以參與個人助理的聘用、訓練、督導；使用者和個人助理是一對一關係</p>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p>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支付。受委託辦理個人助理培訓之公私立單位，其組織章程宗旨、培訓課程、服務、督導等相關行政流程，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之宗旨</p> <p>個人助理之服務時數每週如達35小時者，應以全職聘之；其月薪或時薪及工作待遇，不得低於長照服務人員</p> <p>第五十條之九</p> <p>為落實身心障礙者選擇個人協助服務之內容及方式，並確保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及社會參與所需之個人協助服務時數，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置獨立監督與申訴服務機制</p>		<p>一、本條新增</p> <p>二、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得按其個別所需自由選擇個人協助服務之內容及方式，並確保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及社會參與所需之個人協助服務時數，以落實本專章之立法宗旨，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當設置獨立監督與申訴服務機制，促使身心障礙者遭逢權益受損時有其救濟管道及外部監督機制，以保障其權益，爰增訂本條</p>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